



(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二十九)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萬耀煌談鄂西開發

自從與萬耀煌主席商談開發鄂西後，立即研究擬訂計劃，拜訪鄂西富商大賈鄒紳元老，研商計劃內容，我帶着擬妥的計劃和地圖，再度晉見萬主席。由於事前曾撥電話報告萬主席，約定會面時刻。承他派人開車到黃鶴樓接我前往，萬主席見到我非常高興，萬主席說：「你的構想很好，我天天都在想如何重用你，可惜找不到合適的職位給你。我覺得你最適合擔任漢口市長，因為你對漢口有深刻的了解，不巧的是現任漢口市長是陳誠先生指派的，我無法更換他，你精通英、法語言、文字，曾隨徐樹錚考察歐美，現在得不

到適當工作，真是委屈你了。」我說：「謝謝主席的厚愛，我祇想隨份報國，並不希望作大官。漢口建設工程，在劉文島和吳國楨二位市長時，祇完成了三分之一，日本佔據後工程就停頓了，現在日本人走了，應當再完成才對。人人都希望勝利復員重新整頓漢口。卻不料搞成這種局面，實在太可惜了。」萬主席安慰我並要我提起精神，不要灰心。他說：「雖然整頓漢口工程計劃無法實現，我們可以開發鄂西啊！」我把計劃書和地圖放在萬主席的辦公桌上，我們二人一句句唸，一條一款的研究。萬主席很興奮地說：「這計劃太好了，能早日實行該有多好。為什麼陳誠先生任鄂西擔任省政府主席時，你不向他提出這計

劃呢？」我說：

「當時因為在重慶，劉峙總司令調動我的職位，我原擔任的工程處長職位由胡伯翰接替，我遭受打擊，萬分難過和失望，那有心情搞這計劃呢？聽說胡伯翰與陳誠先生是保定軍官學校同學，胡有後台，敢於胡作非為，我埋頭苦幹幾乎遭到撤職查辦，無法安心工作。胡任處長後，有後台大人物支持，用外行人，搞出大隧道的慘案。我非常地痛心，但是人微言輕，毫無辦法。」萬主席聽了我的談話，相對無言，最後我說：「謝謝主席的厚愛，主席如認為此計劃行得通，我們就著手進行開發的計劃好了。不必期望在漢口能有所作為。」

先行規劃漢口市政

萬主席說：「我必須把這項計劃呈報中央，必待中央最高當局核准，才能實行。」我心想這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

萬主席又說：「在開發鄂西計劃未奉中央核准之前，我們快作重建武漢的工作，先成立武漢區市政規劃委員會，以漢口、武昌二市長及漢陽縣長為委員，以鮑鼎為秘書長，派你吳國柄工程師為督導組組長。」我心想：「這事辦起來不容易」，未作肯定答覆。萬主席又說：「你可督導徐匯之，整頓漢口」我心想：「主席地位雖高，卻無實權」。我不便違背萬主席的一番好意，因此我就答應了。

武漢區市政規劃委員會成立後，在黃陂路租一間辦公房子，由秘書長主管一切，我有一箱子關於建設漢口的地形圖，這些地圖是我戰前主持漢口公共工程的設計地圖。鮑鼎與我是世交，我曾鼓勵他到美國留學，那時他出任秘書長，知道我有都市計劃詳圖，堅決要交出來給他參考，我遵照鮑鼎的指示，把全部地圖交給他。他有了地圖如獲至寶，不需重新設計，祇需加點補充就行了。一天早晨九點半鐘開會，武昌市長、漢陽縣長都來了，祇是有徐匯之市長未到，鮑鼎秘書長派很多人到處去尋找，都找不著，有人說：「徐市長可能到小公館去了。」祇得不再找他而開始開會，萬主席沉默不言的怒形於色。武漢包括漢口，沒有徐市長參加會議，情況當然不熱烈，也沒有重要的決定就散會了。

接下兩件營建工程

武漢自被日軍佔領後，祇有破壞而無建設，戰前的營造廠都解散了，勝利後由南京來了一位我們南開老師章文瑞先生，章先生由南京來看我，他奉令派為武漢體育學校的校長。校址設在兩湖書院，兩湖書院是我父親的母校，章文瑞先生要我幫他與工開學。他說：「希望你幫我做工程前的預算，興建一座大禮堂與體育場合用。」我陪張校長實地勘察後，擬定計劃與工，預算恰好符合他的理想，因此他就立刻批准，叫我指定由平原營造廠負責開工興建。——這算是我返回漢口後所負責的第一筆工程。

接着宇宙煙捲公司的董事長王維新也到漢口來找我，他是由委員長武漢行營米春霖處長介紹的。王維新對我說，他要在漢口設廠，因為其他地區治安都很亂，漢口是個理想的地方，王維新委託我幫他找地皮建造廠房。王董事長是張學良的親戚，非常富有。他原本想將廠設在蘭州，由於西北地區條件太差，因此將機器等搬來漢口。這是我返回漢口後所接辦的第二筆工程。

這兩筆營建工程，相當的龐大，於是就在武昌和漢口成立平原營造廠辦事處。武昌辦事處設在兩湖書院，漢口辦事處設在揚子街十號三樓（我的住處），立即繪圖開工。

局勢逆轉建設空談

這時戡亂戰局逆轉，共黨勢力日益猖獗，英國人在中國實產業，預備離開中國，怡和洋行和

太古公司的倉庫都實行拍賣，預備歇業。章校長和王董事長却相繼來漢口辦學校和設廠，我深心敬佩章校長和王董事長對於政府的信賴和他們為創辦事業不顧一切的決心。由於開工進行順利，不久就完成了。漢口沒有外國報紙，而外國領事也都已離開了，本地中文報紙都是報喜不報憂，因此我對世界大事，剿共戰事都不大了解。祇覺得漢口由於有碉堡的保護，自會平安的，但私下聽到許多逃到漢口的難民都說，其他地區治安不好，戡亂戰事，處處失利。我聽了大感驚異，於是我到市政規畫委員會想找鮑鼎談談，問問他的意見。一談之下，發現鮑的觀點與我大不相同，鮑一心想做大官，想升官發財。我見情形不對，立刻告退，和從前跟隨我的老職員榮子鋪到他的住處談天，榮說：「規畫委員會，簡直是鬼話委員會，一天到晚都在瞎說，說白話，一點正經事都沒做。」我和內人商討，我說：「政府官員好比戲台演員，看戲的是民衆，我們無職無權，以民衆身分看時局，愈看愈危險。現在華中危機四伏，我想到南京看個究竟。」內人問我何時起程？我說：「明天一早我就搭飛機去。」

忠僕話舊十句歌謠

當時由漢口搭機到南京需時二個鐘頭，我帶著行李打算先住在舅舅的老房子，這棟房子，是我舅舅朱和中担任立委時買的，由飛機場到舅舅住處一路上很荒蕪，沒什麼人，車輛也少。到了舅舅家，發現祇剩下一位傭人看家，由於房子又舊又小，日本人對這房子並不在意，傭人也因此

逃過一場浩劫。在日本佔據時，這房子一度被用為營妓館，由於傭人年紀大，妓館的經理也雇他為傭人，幸免凍餒。屋裏的家具都被砍成木柴當燃料用，我問：「開妓館也需家具呀？」傭人說：「祇需鋪板設備。以後鋪板也被當燃料用，因此祇得睡在地下。」我留住了幾天，和傭人睡在地上，傭人說：「因為這地方偏僻，房子又陳舊，土匪也沒興趣到此打劫。」我說：「以前開妓館時，這些妓女有多大歲數？」他說：「大部份是二十歲的少女，一共有二十多位，都是身世可憐的人，由於燃料缺乏，門窗地板都被拆來當燃料燒了。」

我問：「水的供應情形怎樣？」傭人說：「還好，有自來水供應。」我問：「你們如何知道日本戰敗呢？」傭人說：「聽廣播知道日本戰敗後，這些身世可憐的妓女都跑了，我就深信日本是真的戰敗了。」傭人不知我舅舅已在重慶逝世，仍然等待舅舅一家人回來，我住舅舅的房子，每天到各公事房找朋友，聽他們的談話，牢騷滿腹，不會認真作事，都不得志，祇在混飯吃。我到交通部看朋友時，一位朋友對我說：「這裏有十句公共普遍流行的民謠，我唸給你聽，你就會明瞭南京的情形了。」

一品高官。兩棟洋房（南京一棟，上海一棟）
 三部汽車（南京二部，上海一部）
 四季衣服（抗戰前衣服都穿不好，現在四季衣服都全）
 五官端正（以貌取人，相貌好就用）
 六親不認（自己當官後，就不認親人了）
 七扯八拉（沒有學問，胡說八道）
 九頭九腦（一腦子無學

問。）
 十足新貴（發財的大官，都有上述之情形）
 他一邊唸一邊寫給我。他說：「你搞懂我解釋的歌詞！再看看南京的大官後，你就清楚了，這樣下去是沒多大希望的。」

京中氣氛頗為消沉

從交通部出來後，在途中碰到一位在巴黎認識多年的老友名叫鄧克愚，我們互相寒暄一番後，他說：「現在生活可不容易，我們巴黎分別後，我對你的行踪很注意，你在漢口混得不錯吧！」我說：「馬馬虎虎。你生活怎樣？」鄧說：「我法文不行，又是學法律的，無多大用處，幣值貶值，薪水愈來愈少，再過一陣子，吃飯都成問題了。我有個主意，如果你買個大官做，來個大貪污，要是你被起訴，到這兒由我來判決，我讓你白天坐牢，晚上回家睡覺。你得了錢後可要分我一些。」我說：「你身為法官，說這種話，出這種墮落無聊的壞主意，我決不做這樣愚蠢的事。」鄧說：「你膽子太小，像這樣的情形多得很呢！」我和鄧克愚談得不歡而散，我隨即到海軍總部去看我的侄子吳恆修。

吳恆修在抗戰時期奉政府選派他到英國學海軍，抗戰勝利後奉命回國，派在海軍總部做事，很巧的，我一進海軍總部就遇見他。他說：「伯伯您來這兒有何事？」我說：「我是來看你的。」那時已十一點多鐘了，我們找了一家麵館吃麵。一邊吃他一邊談到在英國留學的生活，他說：「伯伯，現在我們這批留英同學的士氣很低落。主要是待遇太低，生活困難，我們希望再回英國

深造，未蒙批准，待遇亦未改善，伯伯您幫我找事情好嗎？」我說：「不行。你是政府派出去留學的，回到中國就應為國效力，這件事我幫不了忙。」過幾天，他跑來看我對我說：「我被調派在重慶號兵艦，此艦是英國人在一九四五年戰後，送給中國政府的，當時我們從英國將此艦開回中國。現在又奉令回艦上。」我說：「很好，你學的是海軍，又在海軍軍艦服務，是最好不過的。」過不了幾天，報上刊登重慶兵艦失蹤一案，據報導，這條兵艦因受毛共的脅迫而投共，在我回漢口前，報載政府派飛機尋找重慶號兵艦沒找著。以後又在報上看到，重慶號兵艦被國軍飛機炸沉，侄子吳恆修的生死下落不明，這都是禍國殃民的共謀所製造的禍患，言之令人痛心不已。

軍人復員變成失業

到南京幾天來我在街上轉轉，預備找熟人談話，恰巧在街上碰到一位姓周的南開同學，他在司法部做事。周說：「你為何不搞個大官做呢？就像你弟弟一樣。」我說：「我對做官沒什麼興趣。你的現況如何呢？」周說：「我仍是個小職員。」我說：「那你為何什麼不搞個大官做呢？」周說：「這須與新貴有關係。」我說：「司法界事事依法辦理，難道還須講求關係嗎？」他說：「唉！在訴訟中，誰要有錢，誰就是訴訟的勝利者，上海地方法院就是一個例子。司法方面已失去正氣了。真是可悲啊！」

我本打算再往上海探望弟弟，由於離開漢口多天，接連收到內人來信催促，因此不打算前去

上海了。在路上，碰到一位南開學生會留學美國名叫黃春谷，他對中西文化很了解，讀書明瞭透徹。他在一九五四年回國，他對我說：「我有二件事不了解，想和你談談。第一：聽說中央有一兵艦裝載一船官兵由廣東開到旅順，這時正是冬天，這些兵都是南方人，衣着單薄，開到旅順時，天氣寒冷，下船時又無民房。都住帳篷內，禦寒的設備不夠，都給凍死了。第二：聽說復員整軍，戰士解甲歸田，退役的人無一技之長，祇擅於作戰，因此軍人復員變成失業，這些軍士都被毛共誘騙投共了。毛共勢力一下變得很大，你知道嗎？」我說：「知道。」

他又說：「戰後美國撥給中國善後救濟款及救濟物資糧食醫藥等，據說共黨拿去一半，中央政府拿一半。政府的一半發到民間，聽說都被共黨買去，你聽說過嗎？」我說：「聽說過。」他說：「共產黨現在有兵、糧、械，擴大叛亂，戡亂局勢逆轉，整個大陸可能要淪入共黨的手中了。」我說：「可不是啊！」黃春谷又說：「你們倆弟兄都和中央政府接近又是留學生，為何不建議以美國第一次大戰時化兵為工的辦法，招訓失業軍人，從事生產建設？」我說：「毛共叛亂，烽烟遍地，沒有安定的環境，怎能談到生產建設，最高當局，一心一意把國家建設起來，但是俄帝支持毛共叛變，美國朋友下井投石，中國的災難，將無法避免。」黃春谷與我的談話到此為止，悽然而別。

回漢口後準備逃難

在南京住了一段時間，對中央情形和上海情

勢稍有了了解，俄帝支助毛共叛變，美國朋友袖手旁觀，中央政府環境困難，難能有所作為。於是決定飛回漢口。回到家裏時，內人問我情形怎樣？我說：「不好，我們要開始逃難。」內人說：「要再回到重慶嗎？」我說：「重慶不能再去。」她問：「什麼緣故？」我說：「共黨與日本軍閥是不一樣的。日本是由東面而來的，而共產黨是遍佈的。」內人問：「現在要怎麼辦呢？」我說：「先到廣東看時局變化的好壞，時局好時就回漢口，時局不好時，就往香港。」內人問：「到香港要怎麼生活呢？」我說：「靠英國教育部發給的『英國皇家工程師證書』來謀生。香港、南洋羣島這一帶都是英國人的勢力，英文是非常地重要。所以從現在起我要教小孩們讀英文了。」

正談話間軍情告急

萬耀煌主席雖然成立「武漢市政規劃委員會」，委我為督導，但每次開會，市長都不到，市政規劃無從談起。各地難民陸續地逃到武漢，由於武漢有碉堡的保護。外表上市面暫時顯現繁榮景況，實際上武漢是避難城，危機四伏。當我再度晉謁萬主席時，他問：「這些日子你到那兒去了？」我說：「到南京觀察時局。」萬問：「南京情形怎樣？」我說：「南京的百姓，生活過得還算舒服，由於上海與南京離得近，上海是華洋雜處區，有外國報，可了解世界大事。知道共黨滲透顛覆、奪權的新戰術已生效，局勢恐怕要繼續變壞，……」萬主席又談到開發鄂西的計劃，

萬主席說：「陳誠主席移交時清冊，我將查看有無開發計劃前案。」於是找管卷的人，調卷查閱陳誠主席主政湖北政績移交卷，看完後，發現沒有關於鄂西開發的記載，有一篇記載陳主席槍斃了二位鄉愚，是因為當時抽鴉片的陋習很普遍，因此他槍斃了一位鄉愚，以儆戒其餘的人，結果抽鴉片的人愈來愈少終至絕迹。另一鄉愚是因為拾高物價，擾亂市場，被陳主席槍斃後，其他的人不敢隨便拾高物價。陳主席提出「三七五減租」減少人民的負擔，對人民是一大德政，但在建設方面，卻沒任何措施。

我和萬主席正談話間，機要祕書進來報告說：「剛接到一個電報，朱毛共軍竄抵恩施，地方軍政主官已撤退到宜昌去了。」我得到這消息後，立即告辭，急電建始老家，請父母親立刻搬來漢口。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出品之台灣啤酒，為享譽國際品質最優之啤酒，係以大麥芽、啤酒花及蓬萊白米釀造，其產品包括○·六公升玻璃瓶裝，○·三公升玻璃瓶裝，及○·三五四公升鋁罐裝三種，含酒精量百分之三·五，為香味濃郁，酒味清淡之飲料，啤酒一瓶含有之營養份，其熱量相當於白米飯一碗，蛋白質相當於鮮奶一杯，礦物質相當於雞蛋一個，並含有多種維他命B，能使皮膚光滑柔嫩，消除緊張，恢復疲勞，營養豐富，價廉物美，大宴小酌，居家旅遊，均甚相宜，實為消暑滋養之最佳飲料。